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四三・史部・傳記類

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卷二十五至卷四十九）

〔明〕徐象梅撰

.....

一

2667/03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五目次

諫直

明二

翰林院修撰江景孚暉

給事中趙鴻達漢

南京監察御史戚世英雄

刑部侍郎王德深浚

禮部主事戚賢徵應奎

南京兵部侍郎陳棟

議直目次

卷之二十五

一 光緒堂

右都御史魏伯深有本

監察御史包元達節

刑科給事中張懋達達

工科給事中周天保祚弟祚

陝西左叅政陸元溥傳

湖廣右叅議楊惟仁言

翰林學士程舜敷文德

雲南道監察御史謝如卿瑜

吉安府知府葉肅卿應卿

南京鴻臚寺正卿史應之朝賓

南京兵部主事劉允卿世龍

廣東按察司副使沈靜夫謚

工科給事中馮惟良汝弼

南京刑部尚書翁德宏傳

刑部尚書張鍾誠承明

通政司通議徐以言學詩

禮科給事中錢懋垣薇子與映附

禮科給事中沈宗安東

議直目次

卷之二十五

二 光緒堂

錦衣衛經歷沈純甫鍊子襄附

刑部尚書趙元朴錦父頃附

陝西提學副使陸與培光祚

兵備副使張體徵應治

光祿寺少卿鄭叔初履淳子心附

廣東左叅議項子長篤壽

右都御史沈純父思孝

監察御史許長孺聞造

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余世用繼登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晉安馬 欲季聲氏閱

謹直

明二 共三十三人

翰林院修撰江景孚暉

江暉字景孚仁和人尚書灝之子侍郎曉之弟舉正德丁丑進士選庶吉士入讀中秘書初登第即喪偶朝貴擬以錢字族女時寧貴勢傾天下衆莫敢忤其意暉獨

諫直

卷之二十五

光緒堂

峻拒之已而 毅皇帝將南巡暉與同館舒芬等抗疏力諫受杖幾斃謫授廣德州知州爲政廉正剛毅甫下車卽法其豪梗者以令於州民皆悅服有大姓讐姦數年官司不能平將尋干戈暉徐以一言而解勞不坐乘衣不重采省徭役減供應以身勸民民大惟樂之歌謠謳吟徧於里巷以翰林院編修召尋進修撰屬 世皇用言者議簡侍從使更民事擢暉河南按察司僉事未行而痰疾作時許恭病歸二年而卒暉精敏修潔游心藝苑疾近代文體淺陋益務爲鈞深奇崛至不可句

與齊人曹嘉東楚王廷陳關中馬汝驥共聲一時有曹王江馬之稱云

給事中趙鴻達漢

趙漢字鴻達平湖人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授建昌府推官肅正公明不拘成案時有所縱令獨殺人匿死者必得其情以正法不輕貸當是時李憲副秦陽按江西欲變其好鬼尚巫之俗檄郡縣毀淫祠顧羣吏懼鬼責雖毀不力也漢佐太守一日而毀城內外十有五祠志超厲而氣果敢一時以風力稱召拜給事中時當改革之

諫直

卷之二十五

二

光緒堂

際宿弊未盡除而估寵驕恣者接迹漢繩愆勵違有抗直不撓之節漢居諫垣最久凡歷三科三轉官前後奏疏不一上 武廟者三世廟者十有四責回詔者二奉詔逮獄受杖者一其間若論蕭散之怙終崔文之擢政谷大用之請乞扶安之傳陞鑿鑿中窾至論首輔張孚敬專職自恣尤人所難竟以是失要人意出爲山西布政司參政不數月乞骸骨歸史氏謂其當司言則鳳鳴當葆光則龍圖不可得其槩云所著有漸齋集刑部侍郎王德深浚

王浚字德深建德人登正德戊辰進士第任薊州知州
抑制太監劉瑾家奴取惡下錦衣獄尋釋陞刑部員外
郎以直諫南巡忤旨跪門五日廷杖濱死久之陞山東
按察司僉事兵備沂州晉貴州按察司副使時夷人吳
尚賢肇亂浚討平之賜表裏以旌其功陞四川布政司
叅政再轉爲河南左布政使入爲順天府尹與按治者
不協左遷福建布政司叅政尋陞右布政使再晉右副
都御史提督南贛軍務地方輯寧師旅不用省費錢糧
歲以萬計陞南京刑部侍郎又一年改比九廟災自
諫直

卷之二十五

三 光緒堂

陳致仕年七十二卒於家

南京監察御史戚世英雄

戚雄字世英金華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建陽縣知縣以
才調南海馴繁就簡植良剪惡治爲百粵最召拜南京
監察御史巡江聞寧藩變起疾走儀真調兵要害爲防
守計上下長江歷暑雨風濤無所顧恤迄逆濠就縛始
解嚴又奏免南京守備太監及條處河患疏運道足邊
餉等五事多見施行嘉靖六年疏劾李福建之兇頑郭
勳之比黨時以風聞妄奏逮問落職氣節表著士論體

之平居不妄言笑銳意文學追易簣手不釋卷所著有
雪厓文集金華縣志癸賢文軌等書行於世

禮部主事威賢徵應奎

威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丁丑進士授禮部主事嘉
靖初政首進用人用言二論天子嘉納尋大禮議起
奎抗疏爭之言多忌諱上怒下詔獄明日死杖下奎
自知讀書時卽有志聖賢之學及官禮部學於湛甘泉
先生得知行並進體認天理之說每自信堯舜可爲篤
志以往覺天地俱小甘泉先生每對之輒歛衽曰此吾
畏友也故於其死痛之獨深而銘其墓銘曰大道渾渾
胡生之難而覺之難成之又難胡三十年以身捐胡
然其人胡然其天亦已焉哉死而知性不忘者存

卷之二十五

四 光緒堂

南京兵部右侍郎陳棟

陳棟山陰人正德辛未進士選庶吉士入翰林世宗
御極充日講官首進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說勸議追
崇典獻欲祧武宗主於別廟棟抗疏廷諍謂武宗
一代之帝主無可祧之禮而又切責時宰引宋時議
貽笑後世大忤富軸被廷杖死而復甦繫詔獄者月餘

世宗憐其直。赦復原職。預修武宗實錄。外艱服除。以充直屬政府。出爲湖廣布政司參政。時建顯陵。職提督。克碑厥心有寶鑑。綺幣之賜。遷河南左布政使。卻歲羨數萬計。米蔡之稱。重於一時。歷遷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時分宜擅權。孽子招賄。競進之士。奉其門如流水。棟獨簡充。自持公揖之外。不交一語。分宜父子深銜之。會吏部右侍郎缺。銓司擬棟。卒爲分宜所排出。爲南京兵部右侍郎。朝論大不平。而棟怡然就道。無愠色。司留鑰者數載。竟爲分宜所忌。嫉其黨。攻之。棟遂拂衣歸。謫直

卷之二十五

五 七 忠堂

右都御史魏伯深有本

親有本字伯深。餘姚人。起家寒素。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拜監察御史。首劾武定侯郭勛貪恣。宜奪其兵柄。都督馬永大將材可代勛。世廟怒。調外任。吏部尚書廖紀。疏留有本。且言馬永有勇略。名重夷虜。御史言是會臺省亦交章留之。詔復御史。尋按蕪松四郡。有風裁。累遷

會都御史。巡撫河南。值歲大侵。屢疏賑。賑民賴以生。未幾。以右都御史總理漕運。引疾歸。有本爲人。惻隱寡言。笑至談。當世事。登登多切中。卒贈南京工部尚書。

監察御史包元達節弟孝府

包節字元達。池州太守鼎之孫。世爲嘉興人。父志。養於曹涇楊氏。遂占籍華亭。節生而穎慧。五歲喪父。哀毀如成人。嚴事母楊氏。勵志績學。與弟孝相繼成進士。釋褐東昌府推官。多所平反。召拜監察御史。按閩。按滇。皆以風力著。繼按湖廣。時巨璫廖賁以鎮守威。弄三楚。節廉

卷之二十五

六

七 忠堂

其不法事。抗疏劾之。忤旨。逮獄。幾斃杖下。謫戍莊浪。戍服從行間。不敢以逐臣自貴。其所居。頽垣敗屋。不蔽風雨。處之裕如。成十二年。聞母訃。窮晝夜號慟。既免。衰廢不去。體。又五年而弟孝又卒。哭益慟。輒以身投地。曰。誰代我奉養。嘗者。竟以是得疾。卒。隆慶元年。追贈光祿寺少卿。節爲人。剛介。天植。居臺中。却巨賈賄人。服其廉。絕同年私語。人服其貞。所叙甘肅志。具列以老。制。老之。衆人服其議。乃直言。獲罪。而其卒也。又在萬里之外。朝野痛之。弟孝以中書舍人。召拜南臺侍御史。督關。延視

釐弊剔奸食墨吏一時望風解印綬去先後論分宜相及典試之不法者直聲動中外後以兄戍即日乞歸養冀寬母憂且慰兄望雲之思說者謂兩御史一則致身於其君一則竭力於其母各成其是而卒無媿於乃心時人以爲確論

刑科給事中張懋登達

張達字懋登餘姚人登進士膺館選嘉靖初授刑科給事中首劾武定侯郭勛既又論妖賊李福達之奸皆忤旨始而謫官後被逮戍邊幾十年母死不得歸哀痛而

諫直

卷之二十五

七

光緒堂

辛隆慶改元撫臣以請詔贈光祿寺少卿

工科左給事中周天保

弟釋附

周祚字天保山陰人博學好鑄古文詞頗易舉子業不爲爲卽不諧時奸歎曰知予文者其翰林乎隨例入太學就試順天擢書經第一人明年成進士觀政銀臺慨然有天下志得林評事希元所上八事不果用謂有裨時政力請施行不報爲言者所劾天子置不問補東阿令邑號疲劇稱廉甚貧民獲息肩教訓聽斷煦煦如家人恩東阿人悅之丁父憂去服除補來安一修東阿

之政邑人大悅之如東阿徵拜兵科給事中會弟釋亦以才選爲御史輒相曉曰吾儕幸備天子耳目持論務存大體苟可納忠毋恤我私前後陳任將賑飢彈盜均牧省兵稽尺籍清旣弊慎祀典飭荒政覆首功十數事皆切覈核時至應詔一疏頗歸重災本天子爲之動容若曰事關朕躬固當任之遷工科左給事中時虜躡遼陽大康堡殺傷頗衆朝廷慮有蔽匿特命祚按之具得實狀釐別功罪以聞且聞其事出巨測悉傳與輕比而反覆陳邊兵芻糧大計天子悉嘉納遷至三河蒙

諫直

卷之二十五

八

光緒堂

犯風雪會有進貂裘者祚却之手足變廢醫不時愈疾免歸步持稍艱聰明不廢自計無復立效明時猶得以醫藥餘閒著書立言求古人之志益肆力鉛槧間所不得意於當時者往往發之其文陪慕兩京質疎達節去雕去腐而隱旨自足時復爲燕趙慷慨悲歌之狀詩淡者似建安沉鬱復似少陵而現心奇氣若河流下龍門積石奔激不得瀉風觸木怒號掀旋漂擊已而噫氣泠然故攬其詩文而志可悲也家食二十年非慶吊報辱不踐公室絕不及私鹽同郡邑諸大夫重其品高其文

每考敘遷。得時一言。輒相親色。喜曰。歸裝不滿已。其為時所重如此。

陝西左叅政陸元溥傳

陸溥字元溥。錢塘人。正德丁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黨濬謀不軌。逆瑾內應。齊魯趙魏賊從中起。天下益岌岌矣。溥相大司馬。運籌決策。勳中機宜。羣臣竟以次塔首。易危為安。溥之力居多。既而大駕將南。溥與同省諸郎伏闕諫止。廷杖幾斃。會丁內艱。歸服闋。補武選司員外郎。歷郎中。出為江西布政司左叅議。嘉靖改元。詔獎先朝諍臣。加俸一級。改陝西

議直

卷之二十一

九 光碧堂

布政司左叅政。行至靈寶卒。溥為人冲澹雅素。遇然書生也。至論大事。決大疑。踴慨激烈。屹如泰山。發使天假之年。其豐功偉績。當與古大臣齊驅並駕。而卒年僅四十有五。識者悲之。與溥同杖者。為仁和江瀚。林輝。君子以為杭之二直。

湖廣左叅議楊惟仁言

楊言字惟仁。慈谿人。正德丙子領鄉薦。庚辰舉於禮闈。辛巳。賜進士第。授行人。使於代。而代王故好學。以言名。

儒賓禮益甚。言為諸生說。曷諸生即翕然師事之。未幾而代亂。王出奔。朝議求所以安代者。莫如言。言往而代安。王乃歸國。嘉靖乙酉。遷禮科給事中。時方議大禮。羣僚更相水火。而張璁桂萼諸人。陰脅言。使附已。不與。乃屢疏抗議。略曰。陛下考獻帝而祀之。觀德殿。明親親也。不復踳於太廟。以干正統。明尊尊也。斯協諸義而協者也。獻帝雖有聖德。非若周文武之興王創業也。而欲襲世室之名。舛矣。我太祖太宗。既正世室。而復祭以獻帝。可乎。至以獻帝為所自出之帝。是前無

議直

卷之二十一

十 光碧堂

祖宗也。以獻帝為禰而宗之。是近無攷。殺也。諸所云云。皆為不經。陛下前既罪晉士劉惠之言。而今乃納署丞何淵之言。前既命禮部席書之議。而今乃仰書之後議。臣不知其何說也。臣非不知陛下順旨則喜。逆旨則怒。不逢喜而逢怒。豈臣之情哉。義有不可。即頑首闕下。必不敢奉詔。臣謹昧死以請。已又奏書曰。先帝宴駕時。江彬挾邊軍四萬圍為不軌。元輔楊廷和不愛其死。以密謀誅之。頃刻尋定策立之計。此社稷之勲。非止開國佐命者也。即使有罪。猶當十世宥之。今聽奸人之言。

既視其爵矣。又逮其子若婦。乃又聽百戶王邦奇之誣。而盡逮其鄉里。此何謂者。若編修葉桂章輩。有憤非辜。非勿卽縊耳。夫以未彰之罪。而殺既去之臣。豈國家養士之意乎。至言費宏石琚之陰私。曾無左證。尤大無謂也。惟陛下裁察之。若以無籍曖昧之詞。成師保大臣之獄。能不爲聖世一大累哉。書奏。上大怒。勅法司廷鞫之。拷掠慘毒。體無完膚。而終不易詞。謫判宿州。已乃稍遷溧陽。令蘄州府同知南京刑部郎中。改南京文選司。稍稍起矣。而忌者傾之。又謫知夷零。稍遷荊州府同知。

肅直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北書

四川僉事胡廣恭議。入稍稍起矣。而忌者復傾之。遂鑄錫以歸。方言之。蜀也。舍於驛中。夢綠衣郎進曰。忠良。予來哉。詰旦容之。則葉桂章以被逮至此。而自縊。其狀甚肖。昔言所論救語。獨縷縷者。斯其感也。旣歸而角巾布袍。崇山約素。曰。吾以爲子孫倡耳。諸以豪倖相幹高者。必痛厥之曰。吾死不願汝曹有此行也。卒年七十五。張大同時徵志其墓。且繫之銘曰。虎豹九關。嚙齧備手。而獨大聲以呼。羊腸九折。疇弗慄兮。而獨叱馭以驅。含沙伺影者。豈其無所。而獨公是虞。嗟乎。嗟

乎。絃直者曲乎。玉潔者污乎。予哉後江。奈何乎斯人之徒與。後江言之別號也。

翰林院學士程舜敷文德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登嘉靖己丑進士。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克經筵日講官。進無逸殿講章。大意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又進郊祀議。內訓四時親蠶行。以偕同官楊名言。事忤旨。廷杖下詔獄。請信宜典史。當道爲建嶺表書院處之。兩廣名士翕然師尊之。時有山斗之譽。遷安福知縣。立鄉約之法。合糧里之役。政大得民。遷肅直。

肅直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北書

兵部車駕司郎中。會北虜倡獫狁。上禦邊四事。減虜六事。及車戰事宜。多見採納。尋陞廣東提學副使。擢南京國子祭酒。嚴立科條。黜浮文。敦實行。以太學賢士所關務在培養人才。以收太平興理之效。晉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癸丑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詔知貢舉。加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典教庶吉士張四維等二十八人。時兩直隸河南山東四省大飢。開例納銀。以便賑濟。文德具奏。救飢如救焚溺。緩則何及。聚銀爲難。米粟頗易。隨民所有。凡可以克飢者。悉得輸官散給。上可其奏。勅下

四省於是輪米果者踵至四省之民得以全活時大內歲例大祈文德撰玄詞多寓規諷作上意奪官回籍家居杜門謝客日以著書爲事比卒遺箚滿然斥產始克就殮士論賢之御史王好問疏請卹典有云正色正言學術無本於儒臣古道古心行義足稱乎君子人以爲確論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雲南道監察御史謝如卿瑜

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壬辰進士授浦城縣知縣考最擢南畿道御史時武定侯郭勛建議請復天下鎮守

誠直

卷之二十五

七

九

鉗制百官瑜劾勛妄肆極言正德中閹宦無狀司禮劉瑾反於內單真劉郎反於外覆車可鑒上雖不遽斥勛而鎮守之議竟寢海內賴之尋按雲貴核兵籍因論兵部尚書張瓚副都御史党以平食墨無賴又論禮部尚書嚴嵩奸佞大學士翟鑒伴食刑部尚書周鼎雍飾非自固於是相繼罷去惟嵩得入相瑜自雲貴還臺長稱爲古之道直薦留雲南道嵩憚之百計要結且唆以美官瑜掉頭不顧出按四川聞邊警上疏曰堯舜誅四凶而蠻夷率俾今之四凶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是也

陛下已誅其二矣何不盡屏逐之以全堯舜之功乎且極陳邊事大壞狀上不之罪嵩益欲甘心焉瑜以母老乞歸未允而嵩乘京察除瑜名瑜歸日奉母怡怡盡惟哺飯一小閹不一入城府自謂狷介名所居曰狷齋然其中實坦坦使人可親卒年六十有九久之御史周弘祖輯嘉隆章疏特請於朝贈太僕寺少卿

吉安府知府葉肅卿應驄

葉應驄字肅卿鄞人正德丁丑進士官刑部主事精核法比操執不阿已卯倭倖導上南巡偕諸會伏闕諫

肅上

卷之二十五

七

九

罰跪五日杖之朝瀆死嘉靖癸未陞員外郎進郎中時宰輔曹子佑勢淫恣獄付應驄論論如法無所避甲申議大禮復偕廷臣伏闕諫下詔獄又杖之瀆死時潮陽陳洗獄起諸官可以洗官給諫素鴟張無狀而所坐又指淫殘酷敗倫納叛種種大不法又善鬼蜮媚時宰卒不可誰何羣取踏不敢前乃以屬應驄慨然而南膝巡按潘臬公蒞凡七詆而獄成遂具上寘於典而時宰竟寬之除洗名爲民一時有手搏猛虎潮民得所之誼秩滿還守吉安丁內艱居家而洗履出爲惡詆奏反噬時

率右洗、遠械繫應、駟擊手、屢校談笑、就路比下詔獄、聽廷詰、阿譴折辱、萬不能堪、而應駟挺挺對曰、駟故法吏也、所持三尺耳、必欲直洗枉、駟惟諸公自為如明神國憲、何哉、是日黃霧四塞、明日大風拔木、乃詔停刑、從輕擬、羣啖者皆錯愕相失、竟當應駟按獄不實罪、落職為民、無何、洗復橫詆奏、必欲咥應駟、而時宰復右之、乃竟謫戍遼東鐵嶺、得命、即挾室而行、遼故絕邊、虜人無常時、當道數咨疆事、輒為籌畫、率井井中機宜、其士人執經受業者、履滿其戶、文風遂為丕振、而應駟固忘其為謫直

謫直

卷之二十五

十五

光緒堂

萬里戍也、丁酉、上覃恩天下、應駟得還家、明年、明堂大饗、禮成、復覃恩、還應駟官、然竟弗復敘、終老、以死、應駟生而風骨勁峻、疑然山立、步履端嚴、無依阿嬖媚態、少讀書、默識潛觀、必求當於意、而不苟為雷同、及入官、嘗天下議論侃侃、無不中肯綮、即危疑變故、才智人憚不敢吐氣、而應駟身肩之、不煩餘力、屢遭困屈、雖九死不撓、至今談之猶凜凜有生氣云、

南京鴻臚寺卿史應之朝賓

史朝賓字應之、四明人、其先有避地晉江者、遂占籍晉

江嘉靖辛卯、領鄉薦、第二、丁未成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歷員外郎、當肅宗皇帝癸丑之春、兵部郎楊繼盛上疏極言嚴氏、納賂蠹國十事、疏中有引二王語、上大怒、命杖之百、下司寇獄、嵩投指刑部侍郎王學益文致其罪、時朝賓以員外郎署司事、與學益論、辨終、日、繼盛何罪、即欲罪、請當以論事、不以實法、如是止矣、學益曰、公所執誠是、然上怒不可測、與俱斃、無益、不若姑徇、上意、以待後解、朝賓曰、吾輩為朝廷法官、所執者三尺耳、安知上意而殉之、學益知不可奪、乃自

盡工

卷之二十五

十五

光緒堂

為律案、以詐傳親王、令旨、律絞、薰成、授司、令署銜、朝賓痛心疾首、無如之何、乃自署疏、尾曰、楊繼盛語、雖誣誤、心實無他、惟陛下閱其狂愚、謫發遠戍、以全好生之德、疏入、嵩怒、繼盛坐死、而朝賓降三級、調外任、由泰州判官、陞揚州府通判、歷南京戶部員外郎、郎中、母憂服闋、補工部郎中、陞河南按察司僉事、進尚寶少卿、轉南京大理寺丞、應天府丞、南鴻臚寺卿、時徐文貞當國、方欲大用之、而竟以微疾卒、年六十有二、方忠愍之下獄也、嚴熈益熾、士大夫相視以目、不敢言及忠愍事、同作

提牢者至一黑羊不許入諸相問者忠愍俱閉目不言獨應之至則張目視曰史年兄邪多費心矣應之潸行與忠愍書曰遇兄之事當以死爭朝實之不死者猶冀兄之不死也帶罪出門望兄自愛明明者天庶幾一昭忠愍復書曰批奸人勝誓不與俱生自必死兄何苦也兄行矣天下事尚可爲珍重珍重手書至今存應之調任之後達官貴人見皆噴噴慰勞至見次相李南梁未及廳遙指曰此真男兒也遂降階延入慰藉允至今縉紳大夫不惟不知應之事并楊忠愍亦咸惘然大司

馬王世貞

卷之二十五

十七

光緒堂

南京兵部主事劉允卿世龍

劉世龍字允卿慈谿人正德辛巳進士授太倉州知州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嘉靖初政大禮議起黜者假爲捷徑而廷諍諸臣廢放不收又壽寧侯張鶴齡坐死待決而工役繁興民力疲敝世龍懷忠欲吐會南太廟災詔求直言世龍奮然曰吾可以言矣遂具疏列爲

三事一曰杜諛諛以正風俗蓋指斥言禮驟貴者二曰廣容納以開言路欲寬宥言事諸臣以次錄用沒加存卹三日俱舉動以存大體謂大臣表率百僚不宜倏召條斥甚加械繫筆楚至如張延齡逆豎不足惜而孝廟在天之靈太后垂老之景乃不能庇其骨肉之愛恐於孝養兩宮之心未安所言皆直指時政謂所回護疏入世廟震怒械繫至京發錦衣衛杖四十次日獄具再發午門外杖八十死而後甦家居三十年臺省交薦竟不復敘穆宗登極錄用先朝忠諫以老辭詔進尚寶司少卿致仕卒

沈謐

卷之二十五

十八

光緒堂

廣東按察司副使沈靜夫謚

沈謐字靜夫秀水人嘉靖己丑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星隕應詔極陳修省威格之道言甚剴切劾罷自宮男子二千餘人出爲山東按察司僉事後備兵大庾計擒賊首李文彪嘗心辨良知之音建祠以祀陽明先生子啓原自有傳

工科給事中馮惟良汝弼

馮汝弼字惟良平湖人嘉靖壬辰進士初試行人選工

利給事中時太宰汪鉉恃寵驕恣言官爭之上不能
得汝弼投袂而起曰聖天子在上而使奸臣得錫虎
以蔽明耳目之謂何且擊之不勝其志益驕事更有不
可言者吾嘗以死爭之遂黜炳草疏陳跡待旦入朝對
仗彈之曰臣竊見吏部尚書汪鉉被劾例該自陳乃復
強辯且自譽曰至公無私從前未有何其大言不慙歎
君罔上一至於此雖然其謂從前未有則誠是矣臣請
昧死爲陛下下一言之往年大同之變鉉身爲元宰
義同休戚乃遣其子監歸貨實空室以觀成敗則鉉乃
背德負君保家忘國從前所未有者也鉉於大學士
張孚敬召入則附之罷歸則背之迨其再召也則又附
之孚敬惡其反覆不爲禮而鉉於晝夜私懷重寶跪而
進之則鉉乃肅然掃地狐媚苟容從前所未有者也通
者京察鉉子納賄私宅鉉宿部堂往來消息困於門禁
輒集私書詐作公文投遞則鉉乃賄賂公行贖貨無厭
從前所未有者也前朝書重四鉉當秉筆乃封東樓管
大言曰馮恩欲奏請殺我我今先殺馮恩遂審情真夫
刑賞陛下之大權所謂臣無有作福作威者也假使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馮恩罪果應誅是亦陛下之天討而以爲我先殺之
則鉉乃專恣無君擅威劫衆從前所未有者也給事中
等官葉洪等劾鉉奸佞等事或錫其秩或奪其官卒無
一人得免者甚至刑部郎中賈名儒勘鉉贓吏欲論如
法即日出補雲南則鉉乃任情報復中傷善類從前所
未有者也若曰至公無私則聖明在上清議在朝公
道在天下誰得而誣之亦誰得而掩之鉉於諸臣論劾
不自引咎顧乃妄爲辯計欲陛下爲之考驗恭詳以
施乾斷則是臺省爲聚訟之地科道爲構訟之官彼此
林連動相劫制元凶極惡誰敢復言君門萬里何由聞
見於是罔上行私欺君誤國之臣始得竊榮祿以終
身鼓威福以恣惡陛下何以大中興之治天下何以
蒙至治之澤哉疏入上怒持不下尋有旨逐鉉并逐
諸言者汝弼遂出丞潛山稍還常熟令當是時邑暴苦
水民居多墊汝弼急發倉粟賑濟而後計處以報上官
上官皆器重之已復築堤建開丈田均賦事有便於民
者率先諸邑嚴辦竟以是蒙忌論調餘干復稍遷太倉
州知州時部使勾校積逋甚急民相株連坐繫汝弼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言使者緩征民得不病有劇盜聚江海間前守不能詰
汝弼設方略卒購得之復襲擊其黨擒斬殆盡轉揚州
府同知而使者以催科不力爲罪復論調汝弼浩然歎
曰催科之拙撫字之勤也不以爲功而以爲罪乎世道
固如是矣吾安能脫民脂以要仕譽邪竟拂衣歸歸而
倅難作走白督府請急城平湖爲杆禦計晝夜躬畚鍤
以先作者人初病之及寇至賴城守得全而隣邑未城
者皆被蹂躪人始驚顧相語曰非馮公吾屬爲機上肉
矣邑郊垌西接郡五十里而遙陂塘半廢莫爲理汝弼

論重

卷之三十五

三

上

鳩工築堰凡十有五津梁三十有二復勒石示子若孫
世世修輯每歲苗民飢輒輸粟縣官助賑或市麥給貧
不券責也其處家尤務敦睦親族以次惠施無弗周伯
兄貧既析箸矣復迎養餘三十年仲季諸兄下逮弟姪
皆給田產其最貧者更時時衣食之先族之人農於田
商於市學於黌序與夫室廬婚喪咸備辦汝弼者甚衆
汝弼以高壽終所著有史案數十篇革除備遺三錄行
世伯子敏功自有傳

南京刑部尚書翁德宏傳

翁溥字德宏紹興人己丑進士令太湖召拜吏科給事
中值大同邊卒戕殺主帥廷議未決溥抗疏乞正法以
定國是及事解功罪失實復疏請簡風憲大臣往覈之
則賞罰明而人心知儆以漸消其兇悍貪冒之習識者
建之時冢宰汪鉉結權黨邪大逞胸臆要上寵以作
威福乃與同官孫應奎薛宗鑑等發其奸狀而大奸距
脫中外稱快時疏論者九人二繫於杖六謫降而溥得
龍泉丞屢徵屢起歷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晉兵部
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抵任踰月以痰疾卒於官賜祭

論重

卷之三十五

三

光緒

刑部尚書張鍾誠永明

張永明字鍾誠烏程人以進士令蕪湖時章聖梓官
南附所過郡邑設綺統帳殿供器悉治金爲之又中官
緹騎輩橫索賂遺一不當意輒肆詬辱官司莫敢誰何
永明於潁江佛寺塑其棟宇以代帳殿飾供器以箔金
代冶節省不貲而調度有方卒無騷呶於境上者中官
緹騎輩顧交口噴噴稱其能久之以治最擢南京刑科
給事中時分宜任子竊權穢迹加甚彈劾數十事言皆

劉直分宜私人旁睨之日是誰氏子後來將虎潛出
江西恭議陞雲南副使初黔國自以勳閥世鎮專無與
抗每易視藩臬永明面譏其驕借無人臣禮將璫之朝
黔國遜席謝過乃已擢本藩恭政轉河南按察使以歸
歸服除補陝西歷左右布政使晉右副都御史巡撫河
南時伊府典模廢法不軌暴侵民利宮室服御無不踰
制者永明抗疏以聞竟論如法一時豪貴莫不開門易
轍曰毋犯張公尋轉左右侍郎晉刑部尚書分宜任子
事敗衆以 上意叵測未敢深議永明獨奮筆擬之曰

遺戍

卷之二十五

三

遺戍

遺戍議上竟如擬中外稱快頃之改左都御史三計羣
吏不私庇一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時懷盛滿之憂而
會人言波及因力懇放還得旨即日就道竟以寒行犯
露疾遂不起得年六十八永明天性峭直正色不阿以
是搢已亦以是責人居鄉立朝如繩斯直一切回互機
巧之事生平所不解故雖以方嚴見忤然終無得而瑕
疵焉所著有臨溪存稿若干卷藏於家

通政司通議徐以言學詩

徐學詩字以言上虞人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

郎郎中盡心刑獄不爲權勢阻撓官是時相嵩父子怙
寵驕貨日貨綠 上所嬖倖錮擊言者天下咸以言爲
諱庚戌秋虜大舉入寇突騎薄都城而所分布要害之
帥尚以賄置會詔求直言學詩遂具疏歷數嚴氏奸利
事 上爲感動而方士陶仲文爲言嵩孤立盡忠學詩
特爲所私報怨耳乃逮下錦衣獄鑒楚備至學詩慷慨
當之不少挫尋放爲民以歸歸則日侍其父優游杖屨
間曾無幾微佞倖不平之意見於顏面而潛思力踐若
有所望而趨之不以一節自多也 世廟上賓遺詔錄

遺戍

卷之二十五

三

遺戍

諸言者起南京通政司通議抵官逾月而卒士論友惜
之撫臣趙孔昭請於朝詔贈大理寺少卿

禮科給事中錢懋垣子與映附

錢微字懋垣海鹽人少好學爲古文詞及舉進士從湛
若水先生講節魯之學時從游其門者皆顯貴賢豪人
堅守師說微獨窺義皇秘妙談心體動靜與律呂氣數
直破去經傳還求自得半出儒先所未道者同儕莫不
望風下卽湛先生亦曰懋垣吾畏友也初試行人使楚
審盡卻其餽名已藉藉公卿間及升禮科給事中多所

建白或論劾時事悉剴切觸忌諱不顧時新 郊廟疎請六科給事得陪祀以重耳目舊例諸司輒避大臣行車因諭言官與諸司不同誼當顧顧不得輒避以衰諫垣體二事曠典行自穀始 天子聞而重之每急有任使輒畀錢給事中不由推舉已而勅使查理湖廣廣以西錢糧薇按籍精密即窮山僻壤他使所不至者皆躬就閱之靖州千戶頑弗率約束則擒其尤者四人寘之法楚中稱仁明徽在諫垣凡四年論諫大臣貴戚內侍及郊廟兵戎諸事皆逆耳苦言已論翔國公郭勛攪

卷五

卷之二十五

五

光緒

權樹黨七事始基禍孽其諫幸也旋報奪俸繼而指摘官僚非人又以星變異常乃主德缺誤所致竟忤旨方疏之初人也微謂其僕曰上方事玄修所忌者災青我疏上不但暮死即竄今以數金付汝死即買棺以殮耳至令下得免死竄編齊民放歸歸而與家子弟及四方從遊之士閉關講學乃扁其居曰從吾所好癸丑甲寅之際倭難橫熾徽皆私畫以獻當事者故事得以預備他如賦役軍興有涉地方者則冒言之里中多陰被其澤者歸數年部院臺諫諸臣薦之者甚衆竟不起

卒年五十三隆慶改元詔起諸諫臣而徽已沒特贈中順大夫太常侍少卿所著有承啟堂稿國朝名臣事實備邊策河套議海防略諸說藏於家子與映字淵甫生而孝友七歲喪母哀毀如成人撫其弟義兼師友兄嚴而有恩弟恭而退讓世並美之甲子舉順天鄉試三上公車不售輒吐棄不往豫為壽藏於永安湖招所知沈嘉則吳少君輩酣飲賦詩以樂其志勸之仕不應也好施予食指所餘恒為道路橋梁醫藥墮死費戊子旱饑出國粟以食餓者而與其子弟甘粗糲家禁庖宰有餽

卷五

卷之二十五

五

光緒

生魚者受而放之晚精釋典妻亡不再娶嘗寄居景德寺敝衣澹食有終焉之志奉其家太常遺教子弟登賢書者所得坊金例不聽建坊亟買田五十畝以贍食族南宮得傳復益之今其季子陞亦以戊午舉南畿矣世居壽門里今壽門有錢氏放生處皆太常孝廉遺澤云

禮科給事中沈宗安東

沈東字宗安會稽人嘉靖癸卯浙江鄉試第一人甲辰成進士出理徽郡三年拜禮科給事中當肅皇帝季年分宜父子怙寵專政諸所進退一以賄入為低昂東